

HOW TO WIN FRIENDS & INFLUENCE PEOPLE



章出本译读次藏珍语双英中荟萃篇内精容华首历久弥新的解读人性的经典之作

人性的弱点

精华本

戴尔·卡耐基◎著
王恩科◎编译

HOW TO WIN FRIENDS INFLUENCE PEOPLE



- 35 -

人性的弱点

精华本

戴尔·卡耐基著
王恩科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性的弱点 (精华本): 汉英双语 / (美) 卡耐基 (Carnegie, D.) 著; 王恩科编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68 - 2044 - 8

I. ①人… II. ①卡…②王… III. ①人际交往—通俗读物—汉、英 IV. ①C912. 1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9927 号

策 划 / 游 翔

责任编辑 / 游 翔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周周设计局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2(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德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0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 张 / 20. 75

字 数 / 307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2.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待人技巧	1
第一节 如欲采蜜，就勿踢翻蜂巢	2
第二节 与人相处的大秘密	13
第二章 使人喜欢你的六种方法	25
第一节 这么做那你就处处受欢迎	26
第二节 留下第一个好印象的简单方法	36
第三节 如何使人感兴趣	43
第四节 如何使人立刻就喜欢你	47
第三章 如何赢得他人的赞同	57
第一节 别指望在争论中获胜	58
第二节 如何避免树敌	64
第三节 错了就认	74
第四节 一滴蜜露	81
第五节 控制抱怨的安全阀	88
第六节 如何与别人合作	92
第七节 为你创造奇迹的一套规则	97
第八节 一切无效，试试这个	101
第四章 如何做一名领导者	105
第一节 如果你一定要找过失，这就是开始之路	106

目
录

第二节 如何去批评并且不会招致怨恨	111
第三节 先讲自己的过错	114
第四节 没人愿意接受命令	118
第五节 让别人保全面子	120
第六节 如何激励人们走向成功	123
第七节 让错误显得易于改正	127
第八节 让他人乐意做你想要做的事	131
第五章 创造奇迹的话语	135
第六章 家庭生活幸福的几项原则	145
第一节 怎样以最快的方式挖掘你的婚姻坟墓	146
第二节 爱并包容	151
第三节 这么做，你就看着时间表去离婚吧	153
第四节 使人人高兴的便捷之道	155
第五节 对女人而言，那些确实意味深长	158
第六节 想要幸福，别忘了这一点	160
第七节 不做“婚盲”	163
附英文原文：How to Win Friends & Influence People	167

竟拉雷被判执行死刑。他被押进了一个简陋的断头台的行刑室时，你以为他会说：“这就是我该去的地方。”没有，竟拉雷说：

“真要感谢上帝，竝采替我一并一死是否是罪过中同一种异乎寻常的公道？”他接着又说：“上帝明白下面这段话：

「良之善行在于谦逊；恶之行在于骄傲；谦逊能造就美好的前程，骄傲则毁人前程。」

第一章

待人技巧

（原载《新民晚报》，有删节）





第一节 如欲采蜜，就勿踢翻蜂巢

在纽约市所有的追捕行动中，最惊心动魄的追捕于 1931 年 5 月 7 日达到高潮。经过数周的搜捕，人称“双枪”的克拉雷——杀人恶魔、烟酒不沾的持枪歹徒——被困在位于西端大道他女朋友的寓所里。

克拉雷在顶楼的藏身之地被 150 名警察和侦探团团围住。他们在楼顶砸出几个窟窿，试图用催泪瓦斯熏出克拉雷这个“警察之杀手”。此后，他们在周围的高楼上架起机关枪，有一个多小时，作为纽约最豪华的住宅区之一，这里回荡着手枪的噼啪声和机关枪的“嗒嗒”声。克拉雷匍匐在鼓鼓的沙发后面不停地向警察开火。上万兴奋的市民观看了这场枪战。在纽约的大道上，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场面。

抓捕了克拉雷后，警长 E · P · 马尔偌尼宣称，这个双枪歹徒是纽约历史上最具威胁的罪犯。警长还说：“稍有风吹草动他就开枪杀人。”

然而“双枪”克拉雷怎么看自己呢？现在我们知道，警察向克拉雷藏身的公寓射击时，他写了一封致“相关人士”的信件。写信的当儿，鲜血从他的伤口流出，在纸上留下了一串深红的血迹。他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衣衫下面跳动着一颗疲惫的心，但那是一颗善良的心——这颗心从不会想到要去伤害任何人。”

就在这之前不久，克拉雷在长岛郊外乡间公路上搂着女朋友的脖子亲热，突然一位警察走过来。警察来到克拉雷的车前说道：“让我看看你的驾照。”

克拉雷没有吭声，拔出手枪一阵扫射，警察中弹倒地。就在即将毙命的警察倒地的瞬间，克拉雷跳出车门，一把抓过警察的左轮手枪，对着已经倒地的尸体又补了一枪。这就是那个杀人恶魔，曾声称：“我的衣衫下面跳动着一颗疲惫的心，但那是一颗善良的心——这颗心从不会想到要去伤害任何人。”

克拉雷被判执行电刑。他被押送到了位于纽约州的新新监狱的行刑室时，你以为他会说：“这就是我杀人的下场吗？”没有，克拉雷说：“这，就是我自卫的结果。”

这个故事的关键是，“双枪”克拉雷没有为任何事感到自责。这是否是罪犯中间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如果这么认为，你就听听下面这段话。

“我花费了我的大好年华给人们以轻松和乐趣，帮助人们度过美好时光，但是我所得到的却是迫害，被人追杀。”

这是艾尔·克伯说过的话。是的，他是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公敌，最邪恶的黑社会头目，曾经因枪杀无辜把芝加哥搅得不得安宁。克伯未曾责怪自己，相反他将自己视为救世主，一个无人赏识、遭人误解的救世主。

在纽瓦克市死于匪徒火并中的达奇·施查茨也有上述的想法。达奇·施查茨，这个纽约最无耻的家伙之一，曾在报纸采访时说他是大众的救星，并深信不疑。

我与刘易斯·劳斯之间至今就这个话题还在书信往来，作为监狱长的他掌管纽约臭名远扬的新新监狱已多年。他严肃地说道：“新新监狱的囚犯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是坏蛋。他们像你我一样也是人，所以他们找理由，设法解释。他们会向你解释为什么去砸保险柜，为什么动辄就扣动扳机。通过辩解，无论是荒谬不稽还是振振有词，他们大多数都企图用自己的反社会行为找到借口，因此一再地坚持他们根本就不该被关进监狱。”

如果艾尔·克伯、“双枪”克拉雷、达奇·施查茨以及监狱高墙里面触犯刑律的男男女女没有为任何事感到自责，那么和你我打交道的其他人又怎么想呢？

约翰·沃纳梅克是一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连锁店的创始人，他曾坦言：“30年前我领悟到责怪是件愚蠢的事，即便如今我在克服自身不足时仍然困难重重，不过上帝觉得，把每个人都造得一样精灵并不见得就合适，对此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安。”

100次之中99次人们都不会为任何事自责，不管那件事如何的不



对。沃纳梅克早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我在这个世界上瞎混了30多年后才弄明白。

指责是没有用的，因为指责迫使人们奋起自卫并常常竭力为自己辩护。指责是危险的，因为它挫伤人们颇为珍惜的自尊，伤害人们自命不凡的意识，进而激起愤怒。

B.F.斯金纳是举世闻名的心理学家，他通过实验证实，与表现不好而受到惩罚的动物相比，表现好而受到奖励的动物学东西就特别快，而且所学的东西记得更牢固。后来的研究显示同样的结论也适合人类。批评不能带来持久的变化，却常常引起不满。

另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汉斯·瑟利说：“我们多么渴望赞扬，我们就多么讨厌责备。”

批评所招致的愤恨使员工、家庭成员和朋友士气低落，但却对引发批评的局面于事无补。

俄克拉何马州伊尼德市的乔治·约翰斯顿是建筑公司的安全监督员。他的职责之一就是督促员工们在工地上工作期间戴安全帽。他报告说，每当经过没戴安全帽的工人身旁时，他都会就规章制度的重要性再三提醒他们，告诫他们必须遵守。其结果是他们虽然闷闷不乐地接受了，可他刚一走开，工人们就摘了安全帽。

他决定换一种方式试试。下一次看到有些工人没戴安全帽，他就询问帽子是不是不舒服，是不是戴着不合适，然后以令人愉快的语气提醒他们说，安全帽就是为保护他们免遭伤害而设计的，工作时要一直戴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工人更遵守安全规章，而且没有不满和厌恶。

你会发现，批评无用的例子充斥着上千页的历史书。比如，西奥多·罗斯福与塔夫脱总统之间那场人人皆知的争吵不仅分裂了共和党，也把伍德罗·威尔逊送进了白宫，而且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上划了一条醒目的分界线并进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我们迅速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吧。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离开白宫时，他是支持当选总统塔夫脱的。离开白宫后，他就到非洲猎狮去了。从非洲回来后，他大发雷霆，不仅指责塔夫脱实行保守主义，而且他自己还企图获得第三次总统连任的提名，进而组建“进步党”。所有这一切削弱了共和党这个“老

大党”。在其后的总统选举中，威廉·塔夫脱和共和党只拿下了仅两个州——佛蒙特州和犹他州，招致了共和党前所未有的惨败。

西奥多·罗斯福责怪塔夫脱，那么塔夫脱总统责备自己吗？当然没有。塔夫脱总统眼含泪水说道：“我至今不明白我本该做的与我实际所做的差别在哪儿。”

那么该责备谁呢？是罗斯福还是塔夫脱？坦率地讲，我既不清楚也不在意。我刚刚述说的要点是，西奥多·罗斯福所有批评的话没有让塔夫脱觉得自己是错误的，只是让塔夫脱极力为自己辩护，眼含泪水地一再重复“我至今不明白我本该做的与我实际所做的差别在哪儿”。

或者，以狄泊特多姆的石油丑闻案为例吧，它使愤怒的声音回荡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报纸里。丑闻震撼了整个国家，至今在世的人依然记得美国政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下面就是丑闻的概要。哈丁总统内阁的内政部长阿尔伯特·福尔被授权负责租赁位于埃尔克山和狄泊特多姆的石油资源，这两处的石油资源很早就划拨出来以备海军未来之用。福尔部长允许竞标吗？不会的，我的读者。他直接把这份肥得流油的合同给了他的朋友爱德华·铎尼。那么铎尼怎么办呢？从铎尼手里福尔部长得到了他乐于称之为“借款”的10万美金。然后，使用高压手段，福尔部长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开进该地区驱赶竞争对手，当时这些人掌控的油井正从毗邻的埃尔克山油田出油。被枪口和刺刀驱赶出来的竞争者涌进了法庭，也揭开了狄泊特多姆石油丑闻案的盖子。一股臭气随即冒了出来，恶臭不仅熏倒了哈丁政府，让整个国家感到恶心，威胁着要摧毁共和党，而且也让阿尔伯特·福尔身陷囹圄。

福尔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还没有几个政府官员遭受过如此抨击。福尔后悔吗？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多年后，赫伯特·胡佛总统在一次公开讲演中暗示，哈丁总统的死源于精神焦虑和担忧，因为一位朋友出卖了他。福尔的夫人一听到这话就从椅子上跳起来，她哭泣着，对命运之神挥舞着拳头尖叫道：“说什么？哈丁被福尔出卖了？没有的事！我丈夫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这座房子即便满屋黄金也不能诱惑他去干坏事。他才是被人出卖，被人钉上十字架而惨遭迫害的。”

人就是这样的。行动之中人之本能，做了错事只会责怪他人唯独不

责备自己，我们大家也都如此。如果你我蠢蠢欲动打算明天批评某人，就让我们想想艾尔·克伯、“双枪”克拉雷和阿尔伯特·福尔吧。我们应意识到批评好似家鸽，它们总能回到家。我们还应意识到，我们准备去纠正和责备的人，他们总会为自己开脱，并反过来责怪我们，或者就像儒雅的塔夫脱总统那样，争辩说：“我不明白我本该做的与我实际所做的差别在哪儿。”

1865年4月15日早晨，亚伯拉罕·林肯躺在福特剧院正对面廉价出租公寓门厅的小隔板房里。就是在这家福特剧院，林肯被约翰·布思刺杀。林肯修长的身躯斜躺在凹陷的床上，因为床对林肯而言太短了。靠床的墙壁上挂着罗莎·博纳尔的名画《马市》的复制品，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摇曳着发出昏黄的光线。

林肯躺在那儿奄奄一息，国务卿沃·斯坦顿感慨道：“那儿躺着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完美的统治者。”

那么林肯待人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我花了10年时间研究林肯的生平，又用了整整三年撰写和修改《鲜为人知的林肯》这本书。我确信我对林肯个性和家庭生活的研究是非常详尽和全面的，无论是谁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我对林肯的待人方式做了特别的研究。林肯动辄诉诸批评吗？噢，那当然了。在印第安纳州鸽湾山谷，年轻的林肯不仅批评别人，而且还写信写诗挖苦别人，并把写好的信件丢在一定会被人捡到的乡间小路上，其中有一封信就招致了终生的怨恨。

1842年秋天，林肯通过一封发表在《斯普林菲尔德》杂志上的匿名信讽刺挖苦了名叫詹姆斯·舒尔茨的政客，此人自负好斗。整个城镇笑声鼎沸，敏感高傲的舒尔茨怒火中烧。他查明是谁写了那封信后便跃马去追林肯并发出决斗的挑战。林肯不愿决斗，但被人逼着决斗，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他也无法回绝。别人让他选择决斗的武器，他就选了骑兵用的大砍刀，因为他胳膊长。随后他向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学习剑法。在商定好的决斗那天，林肯和舒尔茨在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沙洲上碰面，准备着决一死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两个人各自的助手介入并制止了决斗。

那是林肯一生中经历的最震惊的一件事，也给他上了最

有意的一堂课。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封冒犯他人的信，也不再挖苦别人，也绝不以任何理由批评人。

内战期间，林肯一次又一次地更换波托马克河前线的司令官，但是麦克莱伦、波普、伯恩赛德、胡克、米德一个接着一个都惨遭失败，这使得林肯在办公室里绝望地踱来踱去。半数国民都在猛烈无情地谴责这些无能的将领，但林肯却怀着“恶意勿对人，友善施众生”的胸襟保持平静。在他常常引述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勿责他人，不责于人”。

林肯夫人和其他一些人极力谴责在南方前线作战的将士，林肯却回答说：“不要责怪他们，在那种情形下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去做的。”

如果说谁有机会去批评他人，那当然就是林肯了。我们还是看个实例吧。

1863年7月的头三天，葛底斯堡战斗打得正酣。7月4日晚，李将军开始向南退却，当时乌云密布大雨瓢泼。李将军率领败军退到波托马克河，他发现前有暴涨无法横渡的大河，后有乘胜追击的联邦军队，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无路可逃。林肯看到了战机。这是擒获李将军残部迅速结束内战的天赐良机。因此，怀着胜算的冲动，林肯命令米德将军即刻向李将军发起进攻，不需要召开军事会议。林肯拍发了命令并派特使去见米德，要他立刻发动攻势。

米德又是如何呢？他所做的恰恰与命令背道而驰。他直接违抗林肯的命令，召开了军事会议。他犹豫拖延，发电报陈述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短兵相接地攻击李将军。最终，河水减退，李将军率部渡过波托马克河。

林肯盛怒不已，对着儿子罗伯特吼道：“这是在干什么？上帝啊！这是在干什么？他们在我们的股掌之中，只要我们一伸手他们便束手就擒了。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军队就是动都不动。遇到这样的机会，几乎任何一个将领都会击溃李将军。如果我当时在场，我非用鞭子抽他不可。”

在万般沮丧之中，林肯坐下来给米德写了这封信。请记住，林肯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措辞是十分谨慎和克制的，因此1863年出自林肯之手的这封信无异于是最严厉的谴责。

亲爱的米德将军：

我觉得你未意识到李将军脱逃所隐含的不利因素的严重性。他已在我们轻松的掌控之中，当时如果围攻上去，再加上日后我们取得的其他胜利，内战或许就结束了。事已至此，战争拖延多久将无以预料。上周一你本有把握击败李将军，但却没有行动，那你怎么能率领为数不多的部队，也就是不足三分之二的兵力在波托马克河之南发动进攻呢？抱有幻想已不理智，我倒是不希望你现在受太大影响。你已坐失良机，我也因此无限沮丧。

米德收到这封信他会怎么办呢？

米德从未看到过这封信，因为林肯根本就没有寄出去，而是林肯死后在他的文稿中发现的。

我猜想，当然这仅仅是猜想而已。写完这封信，林肯望着窗外自言自语道：“等一会儿，或许我没有必要这么匆忙。安坐白宫的宁静之中，命令米德发起进攻对我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但是如果我当时就在葛底斯堡，目睹了米德在上一周所看到的血流遍地，耳闻了伤员及垂危者刺耳的哭叫声，我也许不会急着发起进攻。如果我也像米德一样性格怯懦，恐怕我也会像他那样去做。不管怎么说，现在已覆水难收了。把这封信发出去，我倒是解了些气，但那一定会使米德竭力为自己辩护，使得他责怪我。这封信不但会引起他的不快，削弱他作为指挥官的价值，而且还可能迫使他辞掉军职。”

正如我所推测的那样，林肯把信推到一边，因为苦涩的经历告诉他，严厉的批评和斥责几乎总是无果而终。

西奥多·罗斯福说，他任总统期间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总是身子向后一靠，抬头看着悬挂在白宫他的办公桌上方的林肯的大幅油画，问问自己：“林肯处在我的位置他会怎么办？他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下一次打算责备某人时，让我们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5美元的钞票，看看钞票上的林肯，问问自己：“林肯遇到这个问题他会怎么解决？”

马克·吐温常常发脾气，写信去宣泄愤怒。比如，有一次在给惹他发火的人的信中写道：“你该得到的是一张安葬许可。你只管说吧，我

看你会得到的。”另一次，他就校对员企图纠正他的拼写和标点给编辑写信，命令道：“就按我此后的文稿敲定了，让那个校对员把他的建议留在他那腐烂的脑浆中吧。”

写这些刺人的信件让马克·吐温感到好受多了，也让他出了口恶气，但这些信件并没有给谁造成真正的伤害，因为马克·吐温的妻子悄悄地把这些信从邮筒中抽了出来，并没有被送出去。

你想要去改变、管束和改造谁吗？很好！那不错。我完全赞同。但是为什么不从自身做起呢？纯粹从自私的角度讲，那要比试图改造他人划算得多，而且没什么危险。

年轻时我喜欢给人留下印象，就写了封信给作家理查德·戴维斯，他当时是美国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巨星。当时我在写一篇论及作家的文章并准备把它投到一份杂志，于是就向戴维斯请教他的写作手法。几个星期以前，我曾收到一封信，信的底下有一行批注：“口授但未审”。我深为感动，心想那个作家肯定是大作家，忙碌而且很重要。我倒是一点都不忙，但急于要给理查德·戴维斯留下印象，我在信的结尾加了一句：“口授但未审”。

他懒得回信，只是把我的信又寄回来，下面草草加了一行“你的无理正是因你的无理而更甚。”的确，我犯了大错，或许也该得到这样的斥责。但我也是人啊，对这样的斥责愤恨不平。10年过去了，当我看到理查德·戴维斯的死讯时，深深印记在我的脑海中的——我羞于承认——依然是他曾给我的刺痛。

假如你我想在明天激起别人的愤恨，而且这一愤恨经月历年隐隐作痛直至死神降临，那就不管我们多么坚信我们的批评言之有理，让我们沉溺于尖刻刺人的批评吧。

与人打交道时，我们要牢记我们不是在和绝对理性的人打交道，而是与富于情感、充满偏见、傲慢驱使、虚荣诱导的人打交道。

尖刻的批评使得敏感的托马斯·哈代，这位丰富了英语语言、历史上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彻底放弃了小说写作。批评将英国诗人托马斯·查特顿逼上了自杀之路。

本杰明·富兰克林年轻时不谙世故，后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却变得

圆滑老练、机敏灵巧，还被派往法国出任美国驻法大使。这其中的秘诀是什么呢？富兰克林说：“我不说任何人的坏话，只讲我所了解的人的优点。”

任何一个傻瓜都会去批评、谴责、抱怨，而且其中大部分人也都这么做了。当着面理解他人、宽恕他人既需要大度，也需要自制。

卡莱尔说：“伟大之人以其对待草芥百姓之道见其伟大。”

鲍勃·胡佛是位著名的试飞员，常常在航空飞行展上现身。一次他参加完圣地亚哥航空飞行展正驾机返回洛杉矶。正如杂志《飞行操作》所描绘的那样，当胡佛驾机在300英尺高度时两个发动机突然熄火，但他以娴熟的操控，最终使飞机着陆了，虽然无人受伤但飞机却彻底毁坏了。

紧急迫降后胡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检查飞机的燃油。正如他所怀疑的那样，他刚刚驾驶的那架二战时期的螺旋桨飞机居然给加的是喷气机的燃油，而不是内燃机汽油。

返回机场，他要求见一见给他维护飞机的机械师。当时那个年轻人正因自己的失误而懊丧不安，看到胡佛走过来，泪水便如溪流般滚落。他刚刚让一架价值连城的飞机报废了，而且还差点送了三条人命。

你能想象出胡佛是如何的愤怒，也能推测这位严谨的飞行员将会痛斥他如此的粗心大意。然而，胡佛没有斥责也没有责怪机械师，而是用他粗壮的胳膊搂着年轻人的肩膀说道：“为了表明我确信你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想让你明天维护我的F-51飞机。”

父母们动不动就责怪孩子，你大概想我会说“别去责怪”。但是我不会那么说，我只是想说：“在批评孩子前，读一读美国新闻界的一篇经典之作‘父亲忘记了’。”这篇编辑撰文最初登载于《人民家庭杂志》上。征得文章作者同意后，我们将当时刊登在《读者文摘》上该文的浓缩稿重排如下：

“父亲忘记了”是一篇短文，是在真情实感中匆匆写就的许多短文之一，它在众多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成为持续重印的抢手货。这篇文章刚和读者见面，作者利文斯顿·拉内德写道：“父亲忘记了”被转载在“上百份杂志、内部刊物和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它也被译成多种外语

且一再得以重印。成千上万的个人希望在学校、教堂、讲演台上朗读这篇文章，也都得到了我的许可。它已在无数广播节目中被传播。奇怪的是，许多大学的期刊在用它，还有众多高中的杂志。有时，一篇短文会神秘地引起轰动，这篇文章正是如此。”

父亲忘记了

利文斯顿·拉内德

听着，儿子：我说这些时你已经躺着睡着了，你的一只小手爪弯曲着压在脸颊下面，金黄色的卷发湿漉漉地紧贴在汗津津的额头上。我刚才一个人偷偷地来到你的房间。几分钟以前，我在书房读我的文章，一股使人窒息的愧疚流遍我的全身，然后我怀着负罪的心理来到你的床前。

儿子，有些事儿我正在思考：我以前跟你过不去。你穿衣服准备上学去的时候我责骂你，因为你只用毛巾在脸上轻轻地沾了沾。你没擦鞋我责备你，你自己的一些东西丢在地板上我对你怒吼。

吃早饭时，我又发现了你的不对：吐东西、狼吞虎咽、胳膊放在餐桌上、面包上的黄油涂得太厚。当你要出去玩耍的时候，我也恰好离家去赶火车，你转过身挥着一只手喊：“再见，爸爸！”我皱了皱眉头，回了一声：“把肩挺直了！”

然后，下午又是如此反复一番。我沿着路往家里走，窥见你跪在地上玩玻璃弹球。你的长筒袜上破了几个洞。我在后面驱赶着你回家，让你在男伙伴的面前丢尽了脸。长筒袜是很贵的，假如你自己花钱去买，你肯定会更加爱惜的！儿子啊，从父亲的角度想一想吧！

你还记得吗？后来我在书房里看书，你是多么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眼睛里流露出一丝伤感。我把眼光从纸上抬起来，看到你在门口迟疑着。我很不耐烦被别人打扰，厉声问道：“你要什么？”

你什么也没说，只是径直冲过来，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亲了亲我。你小小的胳膊饱含感情地紧紧搂着，就好像上帝在你的心里插了朵盛开的花儿，即使冷漠也不会使它凋零。后来，你就跑开了，脚步在楼梯上嗒嗒作响。

噢，儿子，没过多久，阅读的书稿就从我的手中滑落，一种可怕使

人眩晕的恐惧向我袭来。积习给我带来了些什么？挑错的习惯，训斥的习惯——这就是你作为男孩子从我这儿得到的报酬。不是我不爱你，而是我对你的期望的太多，我是在以我这种年龄的尺度来衡量你。

你的性格中有许许多多好的、优秀的、纯真的东西。你那小小的心灵就如同山峦顶上喷薄而出的曙光一样宏大。你跑进来吻我、祝福晚安的那种自然流露的激情正好展示了这一点。儿子，今晚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我在黑暗中来到你的床前，跪在那儿，羞愧难当！

这是些许的赎罪。我知道在你入睡前给你讲这些你大致不会理解，不过，明天我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父亲。我要和你做朋友，共患难同嬉笑。不耐烦的话到嘴边时我就咬住舌头，我要不停地对自己说，并将它当作一个习惯，“他仅仅是个男孩，一个小男孩”！

恐怕我把你看成一个大男子汉了。儿子，就像我现在看到的那样，你疲惫地蜷曲在童床里。我看到，你依然是个婴孩。昨天你躺在妈妈的怀里，头枕在她的肩上。我过去对你要求得太高、太高。

不要责怪他人，让我们去理解他们。让我们试着揣测，他们为什么做了那些事，那要比批评更有利更诱人，而且还能生发同情、忍耐和友善。“了解愈多宽恕愈多”。

正如约翰逊博士所言：“先生，即使上帝也从没打算在一个人的末日到来之前对其审判。”

那为什么你我就一定打算要那么做呢？

原则一

切忌批评、责备或抱怨。